

·岁月留痕

月满老院桂香浓

魏有花

老屋的院子不大,却有一棵粗壮的桂花树。那是姥姥十八岁嫁来时亲手种下的。她常说,桂树能镇宅,也能把散落的人心聚拢。每年中秋,月亮爬上屋脊,满树桂花便像约好了似地开了,把半个院子熏成甜的。

我出生时,树已能遮住半个院子。秋天花苞如小月亮,风一吹,落下金粉。中秋前,姥姥在树下铺竹席,摆上月饼、石榴和青瓷碟,让我捡桂花。她说,月宫里有桂树,玉兔捣药时把桂花捣碎,才洒到人间。我捡满一篮,她总笑着把我揽进怀里。围裙兜里永远有水果糖,剥开前先蹭蹭我的鼻尖。

姥姥做桂花糖极讲究。天未亮就叫醒我:“筛花去。”我们轻晃竹筛,像哄婴儿般小心。筛完花,她生起小火炉熬冰糖,糖浆从透明变成琥珀色,像收尽了秋阳。倒入桂花时“嘶啦”一声,甜香扑鼻。她快速翻炒,压成糖片切块,第一块总是我的。姥姥说:“吃了这糖,冬天不冻耳朵。中秋吃了,一年都团圆。”有时她把桂花糖包进月饼,烤得满屋香,仿

佛月亮也被请进了灶台。

姥姥曾是戏班青衣。我见过她箱底的水红戏服,袖口已磨白。“你姥爷说我穿上像仙子。”她轻声说。姥爷早逝,戏班散了,她便守着灶台过日子。唯有每年中秋,她会穿上戏服,在树下唱《牡丹亭》。桂花随水袖飘落,如金雨纷飞。邻居们搬凳来听,孩子们捡花当香囊。月亮升到树梢,她就指着月影说:“看,嫦娥也在听呢。”

我坐第一排,攥着她买的麦芽糖。唱到高潮处,她看向我,眼纹里盛满笑意。那一刻,她不像六十岁老人,倒像十八岁新娘。戏后她拉着我数桂花:“数清了就教你唱。”可我从未数清——花如繁星,怎数得尽?她笑:“那就数月亮,一年一轮,数到团圆。”

冬天树秃了,青瓷罐里还存着秋香。雪夜她挖勺桂花糖放我茶碗,桂花浮起如金鱼。她说起我五岁爬树摔哭的往事,“现在你大了,摔跤得自己爬起。”我嘴上应着,心里却想:有你在,我永远不用自己爬。

我上中学时,姥姥的腿疼病犯了,仍每天坐树下数花苞。我偷爬树摘花被她逮住,她举起拐杖却先笑了。我跳进她怀里,才发现她比我矮了,白发如雪,眼睛却仍亮如桂花蜜。

那年中秋前,她教我做桂花酒酿。糯米蒸熟摊在竹匾里凉凉,她让我用手背试温度,“得比体温低一点,否则酒曲会烫死。”她握着我的手一起按进糯米里,温热黏腻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底。“手要轻,心要诚。中秋开坛,一家人分着喝,月亮才圆。”酒酿封在陶罐里,她用红纸写了“福”字贴上去。“等七天,第七天晚上偷偷掀开闻闻,香得醉人,就说明成了,正好赶在中秋敬月。”

我数着日子等到第七天,半夜爬起来去厨房。月光透过窗棂照在陶罐上,红纸的“福”字像团小小的火。我轻轻揭开盖子,甜香混着酒气扑面而来,恍惚间看见姥姥坐在树下的身影,戏服的水红色和桂花的金黄色在记忆里重叠。

姥姥走的那年,桂花开得格外好。她是在树下睡着的。早上我去叫她吃饭,见

她靠在藤椅里,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剥完的桂花糖。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脸上,像给她盖了层金色的纱。那天正是中秋前夕,月饼摆在小桌上,月亮还没圆,人却先缺了。糖块从她指间滚落,在青石板上敲出清脆的响声。那一刻我才明白,有些糖化了,就再也凝不回来了。

后来我离开老屋,去城里读书、工作。每年中秋,超市里总有桂花糖、桂花月饼,包装精美,却吃不出她做的味道。有次我试着自己做,糖熬焦了,满屋焦糊味,突然蹲在地上哭起来。

去年中秋,我特意回了老屋。推开门,桂花树依然站在院子里,树干粗了一圈,树皮皴裂得像老人手背。我伸手摸了摸,忽然想起姥姥教我数年轮时说的话:“树活一年,就多一圈故事。”我在树下摆上月饼、石榴和一小碟桂花糖。月亮升起来,又圆又亮,像从老屋青瓦上滚过。风起时,花瓣纷纷扬扬落下,像一场永不散场的戏。而树下,永远坐着那个穿靛蓝褂子的老太太,手里攥着半块桂花糖,等我回家,等月满,等桂香。

·心香一瓣

书香养心

翟杨生

今早整理书架时,一本旧书从高处滑落,摊开在地板上。阳光正好斜照在泛黄的书页上,一股淡淡的纸墨味升腾起来,不浓不烈,像一把钥匙,忽然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我想起小时候趴在爷爷书桌边,看他翻那些线装书,空气里也是这样的味道,安静而悠远。此刻我才懂得,书是有香味的。这香气不张扬,反倒能悄悄钻进人的心里,住下来。

书香养心,养的是静气。如今的日子被喧嚣填满,手机提示音、街头车流声交织不休,心底杂念此起彼伏。可一旦翻开书,那些喧嚣便仿佛被隔在了门外。书页翻动的声音很轻,但足以把人从浮躁里拉出来。读进去几行字,呼吸便慢了,心跳便稳了,整个人恍若坐在了一棵老树下。这种静,有别于死寂,蕴含着一种饱满的安宁。

书香识识,养的是眼界。人这一生,脚步能到的地方有限,文字自有广阔天地。翻开一本游记,你可以跟着作者走到雪山脚下;捧起一册史书,你能看见千年前的烽火与炊烟。书里藏着无数扇门,每一扇推开,都是另一个世界。读得越多,心里装的东西就越多,那些曾经觉得过不去的坎,放在更大的天地间一

·人生百味

母亲的“花好月圆”

章玲燕

小时候,家里买不起月饼。八月十五将近,供销社柜台里摆着油纸包好的月饼,一擦一擦码得整齐。我趴在柜台上看了半天,回来跟母亲说:“妈,有五仁的,还有豆沙的。”母亲正在灶台前择菜,头也不抬地说:“不买。妈自己做,比买的好吃。”她说这话时底气很足,因为家里有一个月饼模子。

那是父亲亲手做的。有一年中秋前,父亲找来一块枣木边角料,趁晚上收工,在院子里锯、凿、刻,忙了好几个晚上。模子做得很粗糙,凹槽刻的是“花好月圆”四个反字,刀痕粗犷,一看就不是专业工匠的手笔。可母亲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,笑了,说:“够了,够了。”

中秋那天,母亲起得比太阳还早。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,忽明忽暗。案板上撒了一层薄薄的面粉,她将醒好的面团揪成小剂子,搓圆、压扁,包进拌好的馅料——花生碎、芝麻、红糖,有时候还能翻出一小撮珍藏的青红丝。馅不多,母亲包得格外小心,像怕漏掉一粒芝麻。包好之后,她把面团按进模子里,用掌根压实,然后翻过模子在案板上轻轻一磕——“啪”的一声,一个带着花纹的月饼坯就脱了出来,上面的“花好月圆”清清楚楚。

母亲把月饼坯码在蒸屉里,灶膛添了柴,大火蒸。蒸汽从锅盖缝里钻出来,带着面香和红糖的甜,弥漫了整个厨房。我和姐姐搬了小板凳守在灶台边,数着数,从一数到一百,又从一百数回来。母亲掀开锅盖的那一刻,白胖胖的月饼躺在蒸屉上,花纹被水汽润得有些模糊,可咬一口,松软、甜糯,比供销社那些油纸包着的强了不知多少倍。

苏轼在《留别廉守》中写道: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饴。”后来读到这句诗,我想起母亲蒸的月饼,虽然没有酥和饴,但那一口甜里,藏着面粉的香、红

糖的暖,还有母亲在灶台前守了半晌的耐心。

有一年中秋,家里实在紧,母亲翻遍米缸面缸,只凑出小半碗面粉。她把面都和了,馅里多搁了些红薯泥。月饼蒸出来比往年小了一圈,可母亲还是按老规矩,先检出花纹最清晰的那一个,摆在窗台上,让月亮先吃。然后把剩下的一一分给我们。她自己拿了一个最小的,咬了一口,说:“红薯馅也不错,甜。”

那天晚上月亮很圆。母亲坐在门槛上,手里拿着那个小小的月饼,半天没吃完。月光落在她身上,落在她粗糙的手指上,落在那个枣木模子里。模子搁在灶台上,凹槽里嵌着一点干掉的残面,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白。母亲低头看了看模子,伸手摸了摸上面的花纹,忽然笑了一下。那笑很轻,像月光落在水面上的波纹。

我后来想,母亲那晚到底在笑什么。大概是笑这个粗糙的模子吧——父亲刻得歪歪扭扭,花纹不像花纹,字也不够端正。可就是这么一个笨拙的东西,一年一年地磕出月饼来,让一个买不起月饼的家,从来没有错过中秋的味道。

如今母亲老了,做不动了。可每到中秋,我还是会打开橱柜,把那个模子拿出来,看一看,摸一摸。木头吸饱了几十年的油和糖,摸上去又润又香,凹槽里的“花好月圆”已被岁月磨得只剩浅浅的轮廓。我把鼻子凑近,深吸一口气,那股甜香还在。

模子还在,母亲的手艺也还在。只是那个在灶台前守着数数的小孩,如今已学会了自己蒸月饼。蒸出来的花纹不如母亲磕得清楚,歪歪扭扭的,像父亲当年刻模子的手艺。可咬一口,松软、甜糯,和很多年前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原来,模子会旧,人会老,但有些爱,会借着一年的月饼,一直传下去。

千年橙染戈壁天

王睿辰 摄



·往事随想

杏红时节

林怡静

杏红不是一种颜色,是一种暗号。故乡老屋的院墙边,长着一棵老杏树。每年五月底,青杏悄悄泛起红晕,先是腮边一点,继而蔓延半面,像谁用朱砂笔沿着果尖轻轻一抹。这时候,村里人就知道,麦子快熟了,夏天要来了。我关于杏红的记忆,是被“存”在柜子里的。

那是个搪瓷盆,母亲每年都要用它盛杏。杏子炼九成熟的摘,洗净晾干,一层杏一层白糖码进盆里,用盖子扣严,藏到堂屋的桌子底下。柜门一开,甜香扑出来,像闯进了一个蜜糖做的黄昏。那时我六岁,够不着桌子,却闻得出——盆底开始渗水,杏子正在白糖里慢慢交出自己。母亲说:“再等等,等它化成浆,才叫熟透了。”

我等不住。有一回趁她下地干活,我搬了小凳爬到柜子前,掀开盖子偷了一颗。咬下去,牙根酸得发软,眼泪都酸出来了。母亲回来一看盆里的缺口就笑了:“傻娃,生的,偷也没用。”她把剩下的杏子兑水熬成浓稠的杏浆,装进玻璃罐。那罐杏浆,拌粥、抹馍、兑水,一直吃到了蝉声隐退的秋天。

到了真正杏红满枝的时节,村里人会约着“打杏”。不必打招呼,杏树底下自然聚满人。男人拿着长竹竿往枝杈间一敲,杏子劈里啪啦落下来,砸在草帽上、肩膀上、张开的手掌里。女人在树下铺开旧床单,边捡边往嘴里塞,汁水顺着嘴角淌。最开心的是孩子,抢不过大人,便蹲在地上捡那些摔裂的,吹一吹土,囫圇塞进嘴。那甜,是混着尘

土、汗水和笑闹的,像夏天本身的味道。

老杏树是不吝啬的。它把最大最红的杏子留给最小的孩子,把那些晒得半干的留给上树掏鸟窝的顽皮鬼,把最高枝头够不着的,留给风。风吹过,熟透的杏子自己掉下来,“噗”一声落在墙根下。第二天,墙根准排着一溜黄澄澄的杏——那是母亲们拎回家焐酒用的,谁也不说破,谁也不去抢。

后来我出远门读书,回村的次数少了。有一年秋天回去,院子还在,杏树却没了。父亲说,老树枯了大半边,暴雨夜倒了,劈了当柴烧。他在灶膛里塞了一把混着青苔的树皮,火苗舔上来,卷起一缕淡淡的青烟。我蹲在灶前,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、酸甜的气味。

是陈年杏木混着松脂,在火里一点点煨出来的气息。像那个搪瓷盆里缓缓渗出的浆水,像那罐兑进粥里的杏浆,像夏夜打杏时衣兜里沉甸甸的、带着体温的收获。原来杏红真的不是一种颜色,是一道暗号。它开在果实上,也开在记忆里。树倒了,火灭了,人散了,甜味却会绕着火苗,从灶膛一直升到烟囱顶上,慢慢飘散。

墙根下,一株杏苗正从老树的根边钻出来,叶子嫩绿,顶着一滴露珠,亮晶晶的,像谁刚刚哭过的眼睛。

我在灶前坐了许久,直到火苗慢慢矮下去,青烟散尽。起身时,我弯腰碰了碰那株杏苗,没有带走它——让它长吧,长成新的树,结新的杏。

明年杏红时,记得替我尝一颗。

·世间万象

小巷里的那盏灯

陈琦

巷口一头朝向大街,一头连着居民区。长不过二百米。不宽,过个三轮车,行人得侧一侧肩膀。

巷中段,有盏路灯。最早是白炽灯,昏黄的光。天一黑,只能照亮巴掌大一块地方。后来,换了节能灯,亮多了。前两年又换成LED,现在一开,大半个巷子都映在柔柔的白光里。

路灯下是一个杂货店,开了不少年了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,木门,玻璃柜台。摆着油盐酱醋、烟酒食品、学习用具。靠门一侧,摆着一个冷藏柜。商品多,还杂,不过店里永远收拾得干净。店主陈婆婆,七十多岁,头发白了大半,背没驼,眼不花,手脚麻利。

每天,陈婆婆搬个小竹椅,坐在店门里侧摇蒲扇。六点开门,一直营业到夜里十二点,雷打不动。

“陈婆婆,拿袋盐!老头子菜炒到一半才喊没盐了,催得我脚不沾地。”前道房的王婶风风火火跑过来。陈婆婆应声从纸箱里摸出盐,递过去:“给,加碘的,拿好,不耽误用。”王婶付了钱走了。还自语道:“有这个店真方便。”

巷口,传来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。陈婆婆一看钟,晚上九点二十。一个穿蓝白校服,扎高马尾的女孩,跳下车喊道:“陈婆婆!拿瓶冰柠檬水!再来一根玉米烤肠。”

陈婆婆拉开冷藏柜门,凉气透出来。她取出柠檬水,又从烤箱玻璃罩里夹出烤好的肠,刷上甜酱,递过去:“今天怎么晚了二十分钟?”

小姑娘咬一口烤肠说:“模考出成绩,老师留我们讲题呢。饿坏了!”后面跟着个戴眼镜的男生,嗷嗷地喊:“陈婆婆,

给我拿根0.5的黑笔芯!明天考试要用!”

陈婆婆伸手从抽屉里取出笔芯,递过去:“一块五。慢点骑啊,巷子拐弯那块地起砂了,骑车别滑倒。”

男生接过笔芯塞兜里应声道:“记住啦,陈婆婆!”

小姑娘啃完烤肠,抹抹嘴问:“陈婆婆,你天天都等我们下完晚自习再关门啊?”

陈婆婆点点头:“等啊,亮着灯,开着门,你们走夜路不怵。再说,我年纪大了,早了也睡不着。”

“谢谢陈婆婆!走了!”铃声叮当,顺着巷口远去。

快十一点,陈婆婆收拾停当,准备打烊。这会儿,进来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小伙子,满头是汗,站在门口问:“阿婆,请问

去火车站往哪走啊?我导航导错了,绕进这巷里出不去了。”

陈婆婆走出店,指着巷口北头:“直走出去左拐上大路,就能打车了。”小伙子点点头,买了一瓶水。陈婆婆递过去,收了一块钱。

小伙子握着瓶子笑道:“谢谢阿婆。巷子那头黑漆漆的,远远看见你这儿亮着灯,我就过来了,不然真摸瞎了。”

陈婆婆说:“出门在外都不容易。快去吧,别误了车。”

小伙子走了,巷里静下来。风从隔壁院子吹过来,带了点栀子花香。陈婆婆看着空悠悠的巷子,自语道:“打烊喽。”

一盏灯,一家店,一个老婆婆。守着这儿,巷子就不寂寞,走夜路的人不胆小,街坊邻居买东西也方便……



瓦上凌霄

一墙繁花

吴春燕 摄